

岁月 年华

岁岁可期

□朝颜

人不舍得花出去。

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去银行，准备新年的压岁钱。包红包，须用崭新的钞票，这是父亲建立的家庭传统。平日用惯了电子支付，身边基本不带现金，唯独过年马虎不得。因为，这一个个红包，承载着亲人的满心期待。

冬日的气温很低，人潮却热闹而拥挤，似乎一切秩序都因为年的到来发生变化。排着队，恍然惊觉，我已从热切盼望过年的孩子，成为年逾不惑、需要承担家庭重任的人。从前过年，是心安理得等待大人给予；如今过年，更多是心甘情愿为老人孩子付出。

压岁钱，何尝不是催着人长大又老去的见证呢？

许多的场景，会在这个时节不经意复现脑海。那聚族而居的亲情，那贫穷却满足的新年，那明亮又温暖的灯火，仿佛还发生在昨天，并一直萦绕在生命中。

老家麦菜岭是个不大的屋场，算上分家单过的，也才二十来户人家。屋舍连着屋舍，左右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。于是每到除夕，每家每户都要裁好红纸，准备好全村所有小孩的压岁钱。再穷的人家，都不能失了礼数。父亲总是早早地计算好村里有多少未成年的孩子，去银行换出一沓崭新的零钱。有时候，那零钱领回来，竟是连号的，让我和哥哥直咋舌。别人家都是发旧钞票，唯独父亲准备了新钞票，孩子们便最喜欢我们家封的红包，那挺括的质感，简直让

筐，派压岁钱的又走马灯似的去了别家。

趁无人在，我和哥哥会猴急地拆开红包看金额，评新旧。若遇上个外出打工的大方叔伯，封得多一些，心里就乐开了花。坐在床上无聊时，我们就一张一张数钱，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谁家发过了，谁家还没来。有人来得晚，我们强忍着瞌睡等啊等，听见门吱呀一声响，精神头儿就起来了，预备着说好话，讨长辈的欢心。直等到每家都发完，我们数了又数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再拿红纸小心地裹住，压在枕头底下，才安心入睡。

彼时家贫，一年到头，小孩子难得有钱在手，那份满足感实在无以名状。有了压岁钱，去铜锣湖商店，一毛钱能买到十粒雪豆糖，取一粒含在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口腔里充盈着薄荷一般的清凉，想想就令人神往。逢到赶集去圩上，五分钱能买到一个花花绿绿的公鸡吹子，吹上一个正月，再插在灶神台上，公鸡直立着，还是威武的样子，多好。要是再买上几个颜色艳丽的气球，看着它越吹越大，用线扎了，和小伙伴拍着玩，那就更好了。

记得有一年正月，我拿压岁钱买了几个气球，其中一个黄色的，怎么也吹不开，父亲便接过来帮我吹。谁知他一使劲，那气球还没变大就给吹走了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远远地弹到地上。我们家的老母鸡以为飞过来一只

虫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叼进嘴里吞了，急得我直跺脚。父亲手笨，想必他小时候压根就没玩过气球。

事实是，那些幻想不可能一一实现。大年初一，我们的压岁钱会被母亲收走，美其名曰代为保管。毕竟我们的压岁钱是母亲发出去的红包换来的，便很乖巧地配合。实在想买些吃的玩的，再向母亲要一点，一两个小小心愿，还是能得到满足，兀自欢喜地。后来懂点事了，我得出一些道理：我家兄妹两人，村里多数家庭都有四五个小孩，母亲发出的压岁钱要比收回的多一两倍，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。

十八年，我领着压岁钱一年年长大，面额从分到角，再到元。最多时领过百元大钞，那是在南昌工作的四舅五舅派发的。他们回家乡过年，是我最盼望的事。可惜没领几年，我毕业参加工作，很自然地失去了收压岁的权利。

时代推着人一程一程地往前赶。如今，人们发压岁钱早已不屑于几元几角几分那样的小面额，动辄几百上千，多的发几千上万。厚厚一个红包塞到孩子手里，大人也不收走，任孩子随心所欲地花。

除夕之夜，轮到我给父母包压岁钱了。每递出一次红包，我都在心里祈祷他们健康平安。父母在，便永远觉得自己头顶上还撑着一把大伞，永远是岁岁可期的孩子。

小说

祁山妖“魔”(十二)

□沈林松 刘学稼

两人提着现金灰溜溜地走了。

2015年的春节前夕，春风十里，大地温暖如春。腊月二十八日，林副局长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。门，突然被推开，只见一身着粉红色迷你裙的美女进入办公室，裙子下摆刚到大腿根部，恰到好处，雪白细长的大腿泛着粉光，细细的汗水轻轻地飘忽，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更显水蛇细腰性感迷人。来人双眼含情脉脉，可人的脸上浮现二朵红晕。只见她迅速把门关上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……

他突然一惊……

“林副局长，我的一切都是您的，您看着办吧。”说着说着，就不停地抽泣，眼泪直流，泪美人更加迷人。
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美女，他迅速冷静下来，安慰她：“有什么事，慢慢说。”边说边绕到门后，把门打开，站在门边继续安慰她。

“马上过年了，我答应父母，新年正月初二怀透作为上门女婿给父母拜年的，他现在关在看守所，我无法向父母交代啊！”

“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只要您能让他取保候审，您想做什么都行。”一双杏眼直勾勾地盯着他……

原来她就是前不来送钱行贿的郭怀透的第七任，也是最小的情妇李美富，青春靓丽，楚楚动人。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虽说有柳下惠之嫌，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把她赶走，不然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不能强制，只能智取。于是，他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带你去找办案人员如何？”

“好吧！一切听你的。”她背上挎包一跨出门槛，他迅速把门关上，两人一前一后地向电梯口走去，刚到四楼电梯口，电梯刚好开门。“阿丽，请你把这位美女送出去。”阿丽心领神会。

钱路不通，色路被拒，郭怀透屡试不爽的钱色开道之法宝行不通了，于是他声泪俱下地写了一封长长的诬告陷害举报信，寄给湘南市委文书记。信中大肆诬蔑陷害专案组人员接受贿赂，贪财好色，收钱贪色不办事，不仅不关心关照他，反而刑讯逼供，对其拳脚相加，大打出手……

文书记接到诬告陷害举报信后，象征性地签批：请市委政法委阅处。

刚到市委政法委任副书记的陈怀阴接到文书记的批示，如获至宝，心想这是向文书记展示才能、邀功请赏的绝佳机会。善于阴谋诡计、小人出身的他，虚张声势，组织二十五人的专门班子，并兼任专案组组长。

郭怀透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已经判决，案件进入到终审阶段。陈怀阴明晰地叫停审判工作，要求集中精力配合他查专案组人员，查清事实再说。一边调取全部案卷进行审查，鸡蛋里挑骨头，强行终止审判；一边对郭怀透羁押的县看守所所长进行审查，对其人身攻击，逼供、指供、问供无所不用。一番折腾下来，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他想要的什么也没有得到。因为公安机关办案是严格依法办事的，无论程序还是实体都无懈可击，没有任何瑕疵，而且一审已经顺利宣判。

只有三脚猫功夫的他黔驴技穷。至此，陈怀阴骑虎难下，浩浩荡荡，声势浩大的二十五人专案班子，大炮打蚊子，越查越假，越查专案组越依法办案，就算鸡蛋里挑骨头也找不到任何瑕疵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但是，他还离不开专案组。于是，审查看守所日志，发现结果郭怀透有三次因违反监规被强制约束戴过手铐和脚镣。陈副书记有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这不是违纪是什么？无限扩大，上纲上线。于是，撰写三千五百字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，送到文书记办公室邀功请赏，请文书记在报告上签字，好作为尚方宝剑再次打压专案组人员，特别是安所长。林副局长据理力争，坚决不同意，要处分就处分我，我是专案组长。就这样僵持不下，林副局长直接向文书记汇报，陈述办案经过，每一重大进展，都向他汇报了。

“原来这样啊！让你们受委屈了，你们是好样的。”林副局长委屈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，面对生死他都未曾流过泪。与犯罪分子斗身苦，与腐败分子斗身苦心更苦。

“谢谢文书记的信任……”

陈怀阴的美梦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，他想方设法对专案组抓辫子、打棍子，处理专案组人员，捞取政治资本。牵强附会，不处理人誓不罢休。而他就是靠金钱美女，钱贿色贿，党同伐异当上副书记的。当他踌躇满志、志在必得时，突然被市纪委监委带走了。

原来，省纪委收到了正在监狱服刑的田心县委原书记公书记的举报信。当他得知陈怀阴任湘南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时，非常惊讶，这样的人居然占据如此重要位置，不知道他会带给党和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，多少好人会倒在他的手下。

陈怀阴是田心县委原书记公书记的老部下，是他一步一步地把他提起来的。他任乡长，和书记内讧，正事不足邪事有余，成天往县里跑，找门子拉关系。他信奉：身体在于运动，当官在于活动。于是，他向县委书记送礼，先送购物卡，后来直至送钱送人……

(未完待续)

随笔 漫谈

春联

许佳荣

我们乡下把写春联称作写对纸。春联家家户户都贴，特别是过年，没有贴上那用红红的纸、黑黑的墨写成的对纸，似乎就不热闹喜庆，也没有了新年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日子贫穷，文化人十分稀缺，每年写对纸便成了村里人一件着急上赶的事。

每到腊月二十开外，父亲就要忙着到双店店买红纸和墨汁，然后三邀四约地请来做老师的朱先生到家来写对纸。父亲见朱先生来了，连忙恭敬地为他敬烟奉茶。接着父亲在一旁牵纸，我趴在桌沿边睁大眼睛看着朱先生动笔，却不敢出声。母亲说，写对纸时，小孩子在旁边不能乱说话，万一说出了不吉利的话，会影响一年的运气。

后来哥哥读了高中，我也进入初中学习。父亲说，家里有了读书人，不用再请别人写对纸了。我的毛笔字显得稚嫩，大哥的毛笔字比我写得大气，父亲决定让大哥给家里写对纸。

慢时光

不忍轻别是有情

□龙建雄

假期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路途并不遥远，百公里开外的罗浮山。

老同学黄打来电话说，我们和刘同学三家人一起聚聚吧，有整整三年没有在一起见面叙旧了。他不经意的一个电话，便让广州深圳惠州三地不再有距离感，让我们有说完的话题、有叙不尽的家常，让时光倒流回那些年我们仨一起在江苏读研究生的岁月……

短暂相会，又有一别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三个老同学站在各自车子前，彼此招呼着“你们先走”，结果谁也没有先走。家人们赶忙打圆场，建议大家一起走，上了高速路口各奔西东，想聚随时再约起，时间与空间在如今都不算什么事。

“君向潇湘我向秦，后会知何处。”回到家想起分别时的种种不舍情形，我有些忍俊不禁。我们三个老同学是不是真的有些矫情？随行家人们打趣

想起大哥第一次写对纸，真不亚于面临一场考试。

父亲曾做过几天耕读教师，虽说识字不多，但往大哥身后一站不亚于一位主考官，看得大哥紧张兮兮的，拿笔的手哆嗦个不停，于是央求父亲走开。

父亲一走开，我看到大哥拿了两张报纸先试着写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在红纸上落笔。后来，运笔自然顺畅了，神色也不那么紧张了。那时大哥的字虽然不好看，却也周正，总算闯过了第一关。之后，左邻右舍知道大哥会写对纸了，也都送来红纸让他写，父亲忙着接红纸、送客，脸上泛着红光，那高兴劲、那自豪感溢于言表。

后来，大哥应征入伍去了部队。无疑，写对纸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。开始怕邻里笑话，便悄悄地暗自临摹，下了好一番功夫，写出的毛笔字到也方方正正，总算对得起乡亲们的期盼。生产队老队长陈三伯伸出大

拇指，连声说：“小二子，写得好！”我听了，心里好似吃了蜜一般地甜。

春联写好后就是贴对纸了。母亲忙里抽闲用干面粉熬成糨糊，我站在板凳上，用一把刷子蘸上糨糊往门框上刷，父亲把对纸递给我，我把对纸贴依次贴在大门上。顿时，屋里屋外火红红一片，预示着新年来临了。

过春节串门走亲戚的当口，我常打孙家窑、檀木寨等大村子路过，一路上喜欢看人家门上的对联，看到好的春联便记下来，待下年写对纸时用得着。现在看来，不外乎吉祥如意的词与句。像喜气盈门、辞旧迎新、招财进宝、五谷丰登、四季平安、风调雨顺等等。正是这些朴素的词语，表达出乡里人们对平安、幸福、吉祥和丰收的祈福。

当然，也有的家庭会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自编自写对联，别有一番新意。老家乡政府所在的芙蓉村，一位村民自己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上：你富我富中国富；大田小田吨良田。

横批：国富民强。对联内容不仅含有自己的名字“国富”，还把妻子田园的姓也囊括进去，十分有趣。

我的一位舞文弄墨的文友曾写过一副对联：酒不过是昔日档次，烟依旧是当年牌子。横批：生活如常。这样的对联，确实有点另类，甚至让人好笑和滑稽，但不失文化人淡泊处世的生活态度。

对纸更是社会沧桑变化的晴雨表。乡里的种粮大户老赵，为表达致富后的喜悦心情，春节期间特地邀请我帮他写副对联：耕种百亩责任田，结构调整天地宽，苦中有乐；党的政策不变样，幸福日子万年长，生活甜蜜。横批：仰首阔步奔小康。

如今，人们不再为写春联忙碌而是买来现成的，但每到春节，家家户户贴春联的习俗一直没变。每当看到红彤彤充满喜庆吉祥的春联时，我不由得忆起写春联的趣事，还有那浓浓的年味。

就是那个给苏东坡创造“河东吼狮”这个成语的原型，听说丈夫是要送友人苏东坡，不仅主动帮其收拾行李，还试探性地问丈夫：“六十天够不够？”陈季常喜出望外，连忙答道：“足够了，足够了。”

六十天一个来回去送别老友，从古到今估计也只有苏东坡有此待遇。

其实，这一路旅程不仅有陈季常，还有参寥子、徐大正等一起前行。在江西九江歇脚的一个夜晚，苏东坡一家子在院子里乘凉，小朋友们尽情玩耍，陈季常练习爬上了树，此情此景，苏东坡吟诗：“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到达庐山之后，因为李白诗仙在此留下过千古名诗《望庐山瀑布》，故苏东坡连日游玩只偶尔说两三名句，不曾写下一首首诗词。参寥子等一众陪同老友很是着急，终因拗不过大家的盛情，

苏东坡在《八声甘州·寄参寥子》中写道：“有情风、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。”这在我看来，这人世间的潮来潮去、人聚人散总有定数，有情和无情却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。